

93岁的“越剧十姐妹”之一的范瑞娟走了——戏迷心目中的梁兄化蝶而去。

说到范瑞娟，就不能不提《梁山伯与祝英台》，她演的梁山伯一角，深入人心，无法替代。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它搬上银幕，范瑞娟袁雪芬分别饰演梁山伯和祝英台。

越剧基本上是女性演员包揽生旦，1949年之后才开始尝试培养男小生，像赵志刚这样的尹派小生当然不错，尤其唱功，但我还是喜欢看两个人演越剧，更婉约更缠绵也更像是一场真假不分的戏，范和袁的《梁祝》把这种性别暧昧（包括故事本身含有的女扮男装）的深刻意味推到了极致。

说到越剧小生流派，许多人首推尹派，但范派自有它“厚道”的典范意义。不论唱腔和人物，都给人醇厚道德之感，“呆头鹅”梁山伯这个角色最具代表性。《山伯临终》一场“待儿看来……”，唱得



化蝶 何华

哀婉之极，真是令人心碎。范派传人章瑞虹每次演出这一段，台下范迷必定一句一个彩，简直乐疯了。这个现象很诡异，按理这是悲剧唱段，情绪应该压抑才对，但戏迷们往往跳出故事情节，为唱腔本身鼓掌喝彩，悲喜交集，戏里戏外穿越自如。

尹桂芳、徐玉兰若演梁山伯，肯定不如范瑞娟，不是说她俩不好，是因为范瑞娟这个人与梁山伯已经合二为一了，到了人戏不分的境界。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譬如周璇与《天涯歌女》，别人再也唱不出周璇自自然然的“小妹妹腔”了：“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娶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哎呀呀/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电影里周璇一边唱的同时，赵

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得水土肥沃、生态秀美、人杰地灵之利，孕育了厚重的人文文化，涌现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士，留下了一段又一段有趣的传奇故事和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想。

相传，堡镇南海村，原为五效地区，从前是渔乡小村，地处偏僻，交通封闭。清代中叶，当地有一个名叫施尚珍的德高望重之士，立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在自家祖宅上开办了一所私塾。有一年，私塾的十八名学生赴太仓参加乡试，结果十七名学生金榜题名，成为秀才，震动乡里。于是，主考官根据“北斗七星之首为魁，阁乃藏书之处”的含义，赐名施尚珍所办私塾为魁星阁。

另据《五效乡志》记载，南海村三队范围，该

渔乡小村魁星阁

郭树清

地区原有七个相毗连的住宅，其格局按照银河系的北斗星（俗称七簇星）排列方位，形似烟斗，又像牛犁，故世称该地区的七个住宅为魁星阁，并留下了“天上有七簇星，人间有个美丽的梦想”的美誉。

随着崇明岛南坍北涨并渐渐向东扩展延伸，原先的魁星阁所在地淹没成为沧海，居住在魁星阁地区的人们也被搬迁北移至现在的南海村，魁星阁里的人也渐渐扩散至整个五效地区乃至崇明东部。在旧时，我所生活的家乡五效地区，由于深受魁星阁历史渊源的影响，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当时有登瀛书院等大大小小私塾10多所，培育了如龚子昌、施尔康、沈洵高等一大批的秀才、廪生等优秀人物，催生着文化事业的兴起，形成了村有小学，乡有中学的格局，五

丹眨巴眨巴眼睛、呆萌地拉着胡琴伴奏，两人真是登对，情意绵绵。范与袁的梁祝，同样也是绝配。袁雪芬没有辜负祝英台一角，和范瑞娟也搭配得丝丝入扣，两人珠联璧合，成全了一部好戏。

我生长于安徽合肥，后来去上海读大学，几乎以最快的速度适应了上海话（越剧的浙江嵊县方言和上海话接近），这与越剧的熏陶不无关系。“文革”结束后，一大批戏曲电影重新上映，包括越剧《红楼梦》《梁祝》《碧玉簪》《柳毅传书》等。前三部谈的人多，不过，我常常挂念的却是竺水招主演的柳毅，这个演员不简单。她曾以旦角身份和尹桂芳合作，后来由旦转生，另辟蹊径。我一位邻居阿婆，从上海支援内地建设来到安徽纺织厂，她看了不下十次《碧玉簪》，尤喜最后一场“送凤冠”，周宝奎演的婆婆，真是吃透了人情世故，又有喜感，谁看了都喜欢。

越剧十姐妹，硕果仅存徐玉兰、傅全香，无可奈何。



秋鸿千回灵有信

春梦一去心留痕

吴友琳 篆刻

效地区成为当时崇明岛东部地区的文化中心。随之又不断兴建了圣三堂、上智堂、母佑堂、云林寺、东井亭寺、地藏殿等教堂寺庙以及名人故宅二十多处。在南海村还传颂着当地的清代举人张圣教、张士阶叔侄，因赈灾有功，官府赠“劳心共济”匾额的感人故事，由此渗透出浓浓的文化底蕴。

如今，魁星阁虽已只留其名，不存其物，原来的老宅也早已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新颖别致的农家小楼，但是，

所在地区仍保持着淳朴的民风民俗。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长期受到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历史文化熏陶，涌现出了许多企业家、实业家、教育家，以及乡贤、文人等知名人士。受此影响，魁星阁一带乃至整个五效地区吹拉弹唱的民间艺人和泥铁木竹等能工巧匠特多，他们凭着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其赖以谋生的紧迫感，或祖传，或无师自通地学会和掌握一手技能本领。往往四五个民间艺人组成一个演唱队，就能自编自演出一台戏；能工巧匠们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产的竹子编制成箩筐、篮子等生活用品；用本地产的木材做成桌子、凳子、柜子以及水车、手推车和木船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用芦苇和稻草做出芦芭、芦扉、草盖、草蓑等各类精美的生活用品。他们用前辈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传承着“魁星阁”的文化和文明。魁星阁一带教师特

《海边的曼彻斯特》具有一种冷寂的格调，如同故事发生地——美国马萨诸塞州海边小城曼彻斯特所呈现的风景：皑皑的白雪、清冽的海水、寂寥的海鸥、静立的教堂……整部电影被一股寒冷和孤寂包裹。一个叫李的中年男子，居住在离曼彻斯特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波士顿，他因哥哥心脏病突发去世，赶回家乡处理后事，没料到到自己会成为侄子的监护人，他企图摆脱，但又难以摆脱；他想要逃离，却又难以实现……随着剧情展开，我们逐渐明了，原来，当年主人公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亲生的三个儿女葬身火海。他真正想要摆脱的是这段梦魇般的往事，他真正想要逃离的是这个彻骨生寒的伤心地。

正如导演肯尼斯·罗纳根所说：“这是一个失去了一切的角色。”在电影开场，同样是被白雪覆盖的波士顿，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公寓大楼勤杂工的李，不时地铲积雪、丢垃圾、通厕所、修管道……是如此孤独、寡言。他失去了儿女，和妻子离婚，被迫远离家乡，居住在简陋的地下室，拿着低工资，时常遭人投诉。当他在酒吧，因为人家看了他一眼，他就会去寻衅闹事，出拳揍人时，酒吧里演唱着的竟是这样一首歌：“我有美好的感觉，我有一切，拥有了一切。”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讽刺。

扮演李的是卡西·阿弗莱克，这是他最出色的一次表演，他因此而荣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导演说：“我没有想到，他能如此好地演绎这个角色。当他出现在医院里，你能看出他很难过，他在逞强，因为他承受得太多，只不过一直装作没事……看看卡西在葬礼上的表情，他心中有很多活动，但当有人在时，他就像没事一样，看不出他内心的波澜，因为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并且把自己锁在一个世界里。”这个把自己隔绝于世的人，越是克制、内敛，越显示出他内心极大的痛苦；越是平淡、漠然，越表明他难以消弭刻骨铭心的悔恨。

这部让人心颤的片子，虽然以一种

缓慢的节奏行进，却有一种迫使我们追看的欲望。卡西·阿弗莱克说：“故事包含了一些闪回片段，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强烈的紧张和悬疑感觉。”本片呈现多处闪回，有的闪回，过去和现在界限不明，但并不妨碍叙事的连贯。在律师办公室，李对火灾事故的回忆一场戏，本可以用一个完整的片段作为闪回的内容，但导演在这里，通过李沉思的中景，再到事故现场，在现在和过去中不断切换，来回回忆竟有十多次。这是两段时空的碰撞，既凸显了李目前的痛苦当下，又彰显了过往残酷的情景，毫无疑问，这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力。

本片李和前妻邂逅一场戏，也很有感染力。前妻重新嫁人，有了小孩。但前妻仍然爱他，她要为此前对他说过的刻毒话道歉。而他，脸上混合着世上最难形容的表情：他亲手杀死的是自己的三个孩子，他憎恶自己，他有什么理由要前妻原谅，他有什么资格要获得前妻的爱，他有什么权利嫉妒前妻获得新的生活……李不断摇头、叹息、难过、无奈、欲言又止、欲走还留，卡西将李的心态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本片最令人痛心和感动的场景，无怪乎，扮演前妻的米歇尔·威廉姆斯说：“我不会忘记肯尼斯（在拍这场戏）喊‘停’的时候，眼中含着泪水。我从没想到作为导演的肯尼斯会如此，结果证明，他自己也沉浸在故事中了。”

本片很大一部分篇幅讲述李和侄儿的关系，与其说，他们互相之间不断融合、接近，不如说，他们互相之间不断角力、冲撞。对李来说，千方百计劝说侄子去波士顿；对侄子来说，想方设法留住叔叔。“你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我不能击败它。”这个“它”——可怕的往事，横亘在李的面前，使他无法摆脱。但电影片尾，李在哥哥留下的船上，和侄子一起在曼彻斯特的海边垂钓，谁又能保证，李不会走出阴霾，让生活重见天日？

海边的曼彻斯特

刘伟蓉



多，他们分别在当地担任中小学的教学工作。这一地区每年录取重点学校的高中生和考取名牌院校的大学生的比例也高于其他地区的同学。就这样，“魁星阁”的优秀文化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去发扬，去光大。

走进魁星阁，千百年沧桑久远的历史文化浓缩在这片土地上，淡淡的，静静的，耳边仿佛传来书声琅琅，琴声悠扬，和着清澈小河的淙淙流水声，荡漾在人们的心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随着一声：“沈钢，小朋友来了”，我有幸叩开著名画家沈柔坚的家门，由此开始漫长的艺术教育的启蒙。

在这里第一次读到齐白石、林风眠等顶级大师的原作精品；第一次翻阅西方印象派诸大师的精美画册；第一次看套色木版画的创作过程。那种敬畏无法形容，那种激动不可言喻。到了八十年代初，学校毕业了，手痒痒的，也想动手学习版画，这些年的耳濡目染好像准备好了。先到文具店买了一套所谓木刀专用，回家后在纤维板上试刀后根本不能用，没弄几下刀刃断了。老先生知道，立刻从他专用的工具箱里拿两把一圆一方刻刀交我，试试看。关照我先从黑白木刻开始，不要着急。

那时经济条件有限，买不起木版画专用的三夹板，就先用纤维板试刻，用毛笔在板上画反稿。然后，开始奏刀，拓印后效果不佳，拿给先生看后，渗油问题严重。原来我用的是油印油墨，要用专业印刷油墨。先生叫我拿一桶回去用用，果不其然拓印效果俱佳。那时上海美协筹备上海版画作品展，当我正忐忑时，可以送展，我顿时明白老先生的一番真情。那天，老同学一个电话打我在郊区工厂时，我小的感动，我和老同学成为上海版画会第一批会员。过去三十多年，至今难忘老先生那清瘦挺拔的背影。对艺术创作的虔诚，艺术理论精到，中国新时期套色木版画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他的作品如《哥德故居》等，上世纪六十年代红遍中国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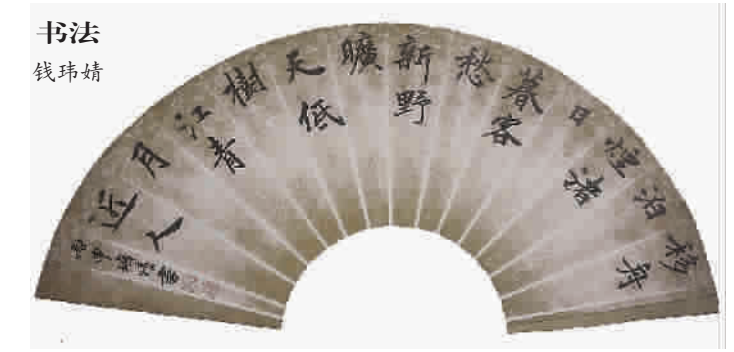
到现在我脑海中常回响起师母“小朋友来了”的亲切呼唤，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却的声音。

好事连连。入选市级大展，我和老同学成为上海版画会第一批会员。过去三十多年，至今难忘老先生那清瘦挺拔的背影。对艺术创作的虔诚，艺术理论精到，中国新时期套色木版画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他的作品如《哥德故居》等，上世纪六十年代红遍中国大地。

到现在我脑海中常回响起师母“小朋友来了”的亲切呼唤，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却的声音。

十日谈

风云诗会



书法 钱玮婧

我不是诗人，之所以能加入上海诗词学会，是因为我曾 在报纸副刊上编发过旧体诗。我一直对旧体诗抱有敬畏之心，觉得旧体诗很难学，不好懂。因为不仅有格律的约束，还需有激情、襟抱和才学，甚至天赋。面对纷至沓来的诗稿，深感力有不逮，就想到了请“顾问”。

最早是有一年春节搞征集春联活动，诗和联同宗同源，我们请来老诗人邓云乡和陈振鹏先生当评委，活动圆满成功，我和承惠先生请他们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餐馆吃午饭，想想真是十分简陋。可两位前辈毫不在意，聊得很开心。我的同事全岳春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生

古汉语功底扎实。他的老师黄润苏教授也是上海诗词学会会员，不但惠赐诗作，还介绍一些中青年诗人来投稿，其中就有后来担任诗词学会秘书长的杨逸明先生。岳春做事极其认真，他是编辑部查字典最勤的人，案头上放着《诗词格律》等工具书，每有疑问就查证。解决不了的，就打电话向黄教授等先生讨教。他编发的诗稿，少有瑕疵。可惜的是，岳春退休不久就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进了养老院，让人唏嘘不已。

在诗词作者中，退下来的老领导占了一定比例，他们热情高，喜作黄昏颂。但往往不太注重格律，只能请诗词学会的专家帮助修改。为“老干

体”改稿需遵循一定的原则，我们想到了钱锺书先生为胡乔木同志改诗的事例。乔木同志发表诗词之前，常请钱先生斟酌修改。有一次钱先生改完复函云：“尊诗情挚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达，字有未稳。君于修词最讲究，故即（以）君之道律君之作。原则是：尽可能遵守而利用旧诗格律，求能达尊意而仍涵蕴，用比兴，不浅露，不乖‘凡人’之旨；无闲字闲句。”我们当然达不到钱先生那么高的境界，但还是参照“遵守格律”和“能达尊意”行

请来了好顾问

严建平

句；惟意有未达，字有未稳。君于修词最讲究，故即（以）君之道律君之作。原则是：尽可能遵守而利用旧诗格律，求能达尊意而仍涵蕴，用比兴，不浅露，不乖‘凡人’之旨；无闲字闲句。”我们当然达不到钱先生那么高的境界，但还是参照“遵守格律”和“能达尊意”行

事，结果倒也皆大欢喜。

随着老诗人的淡出，诗词来稿质量不太稳定，甚至有不合律的作品漏网刊出。老诗人陈以鸿先生就常来电来信纠谬。后来我们想，何不请他老人家担任顾问呢。于是每有把握不准的诗词稿就送给他把阅，待他写好评语后再取回择优刊出。后来陈先生年迈体弱，就由胡中行教授接替。

说起纠谬，还有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那年我写了篇《想念孙犁先生》，文中提到孙犁先生曾赠我一幅字，释读为：何必刻鹤图，龙竟惭真体。同行前辈、诗人陈诏先生看到后给我写了封信，说这是取自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原文应为：“何必刻

鹤图龙，竟惭真体。”意为学书法，何必一定要去刻意画鹤描龙，使天然真体大为逊色。我一时大窘，由于自己的不求甚解，竟没有及时领悟孙犁先生写这幅字的真正含义，教训何其深刻。

转眼间，上海诗词学会成立已三十周年了，我想学会给予我的种种帮助，真是心怀感激。只是自己过于依赖，没有把握好大好机会，努力学习作诗，以致每年春节收到水散会长、思和、鹏举、中行、铁僧、晓军诸位副会长的贺岁诗后，无以应答，总心生愧疚。不知“六十岁学吹打”还来得及否？愿诸君教我。

他与诗词学会数十年情缘不断，请看明日本栏。